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六十三

明　蜀人張　岱著

陶安章溢葉琛列傳

陶安當塗人風儀清邃篤志學問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末擯南士不用士雖有道不得居要職安以貧两為書院山長在餘姚高節山院淅東西學者踵至太祖入太平與耆儒李習率父老迎謁退相謂曰龍質鳳姿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因進問今四海鼎

淋群雄並爭不過攻城屠邑貪快一時子女金帛非有撥亂救世安民之志將軍至此有何道哉 太祖曰即有道幸教之安曰頓將軍反他雄之為毋殺人毋擄掠毋焚燒招賢納士首取金陵撫形勝以匡天下操大業之度安頓投身相許 太祖大悅既入婺用安三言以戒士卒初參幕府勞績累左司郎中 太祖為置禮賢館與夏煜劉基章溢蘇伯衡王禕許元王天錫諸儒居之既克武昌使守黃州繼守鄱陽

皆有惠政信州盜蕭明汞團鄱陽安召其吏民堅守
身晝夜乘城憑城遥諭曰爾衆吾民也何以反為賊
用衆曰令皆如使君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下相害安
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救至
遂大敗之賊既遁去諸將以鄱陽山民果勁好亂白
盡殺之安曰民為賊脅但須撫之耳吳元年初置翰
林院開禮樂二局收召四方宿儒議禮制定律令徵
入為學士鄱陽人立安生祠安入與李善長等更定

條對多所撰擬洪武元年詔曰於戲水有源事有因
朕之王業孰知繇乎惟朕有文學臣安劬嵩明道世
亂莫施朕渡江東來江西之士伏策軍門惟安實先
捄世安民三言相翕不數年間大江之南盡為我定
出守州郡撫之風化於戲水源事因王業之繇惟安
謂矣今新得山東地朕欲少健者往以南昌郡西省
參政汪廣洋純粹不貪可用經理惟安有道可以代
之可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其速

行安辭上曰毋夫擐甲冑決勝負此武夫事若承流
宣化綏緝一方惟儒者能因追封祖父皆為姑孰郡
侯久之有御史言安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寧當有此
且爾何自聞之對曰聞之道路上黙之曰御史但取
道路言論人乎中書省臣為御史請 上曰不然植
嘉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士者必
絕邪人夫陶安正士也已何辛官舍疾劇草上時務
二十事 上甚哀悼為文祭之追封姑孰郡公安有

二子曰昱曰晟晟為浙江按察使貪而好用輕薄小吏 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謫充軍已多死亡無所傳州司遍索安妻安繼妻陳衆白入見 太祖問媪為誰頓首具對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因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俾軍夭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 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與先後蒙涉請艱功

在昂㬎身死子墜可為興傷即盡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邀母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唯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其卒也封姑孰郡夫人

章溢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自五代至宋多有顯人溢始生聲如鍾父母怪之幾不舉弱冠與胡琛受

學王毅、率門弟子領鄉兵禦賊竟遇害溢與琛勸兵為毅報仇既有從子為賊所得溢出身告賊曰兄僅此子寧我身代賊數聞溢名大喜款接之就計事溢曰公等不有父母妻子邪如公所為行劫類賊爾繫賊柱入夜得已歸從石抹宜孫擊却處中寇元人以功累官之悉辭不受已知世不可為解散徒衆退處匡山自號匡山居士而屬其子存道保障州里胡大海克處溢同葉琛從石抹宜孫走入建寧 太祖

久聞溢名與劉基宋濂並使聘之與琛並至入見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四先生天下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無常明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太祖悅乃以溢爲處州僉事副總制胡深存道以數擊却陳友定有戰功授處州翼元帥副使已何移溢湖廣按察僉事而深爲陳友定所殺處州山寇復叛復還溢浙東按察副使使存道代領深衆溢不受仍以前官往既至召所部義兵令元帥與率以討賊、

皆敗復遣存道往存道斬叛賊遂擒於茗洋收集其故部曲得鄉兵二萬送京師　太祖大悅浙諸郡卒太祖留存道守處溢入見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功不在諸將後因問諸將中誰可征閩者溢薦李文忠　太祖然之即命存道領所集鄉兵從文忠下閩曰閩下使散遣歸農矣洪武元年叙溢與劉基功並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溢爲御史中丞貴大體而已曰憲臺者百　司儀表當以廉耻養人

豈恃鷹擊毛鷙哉存道既從文忠平閩　太祖欲以
所領鄉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下閩之後散遣
歸農既命之矣調北征非信也　太祖不懌溢維論
曰請籍故嘗叛者使行鄉兵聽歸農則信立而威著
矣　太祖喜曰孰謂儒者迂非先生莫能為朕往溢
受詔還至處會母亡章溢乞守制不許遂籍兵使存
道領之乃許守制因命存道從古副將軍馮宗異以
行始溢少時西遊泰至虎林心動走歸值父將死得

與訣父喪未葬火及柩所溢籲天而滅及是母亡貧
土營兆竟用毀卒 上聞憫悼為文祭之存道從馮
宗異以功授處州衛指揮副使從征秦隴取興元留
守之擊敗蜀將吳友仁再守平陽轉左衛指揮同知
從湯和北征哈嗽不剌營戰失利死
葉琛麗水人博學多才與同郡劉基章溢齊名元季
從石抹宜孫討寇有功 太祖下婺州見宋濂聞琛
基溢皆國士胡大海克處州琛避走建寧既而還麗

水與基溢瀛應聘至建康處禮賢館講明經史討論
治道擢營田司僉事壬寅知洪都府事有吏才善撫
戢兵民愛戴之寇陷洪都琛與行省都事葉思誠逆
戰市中死之追贈南陽郡侯

石匱書曰漢高輕士溺罵囊中賢無一人哉
太祖雖在草昧顛時、以收羅老成宿學為急四方
高賢應聘旌而至者青田潛谿固已卓越千古矣而
溢以績貴琛以節顯陶安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

不如瀟治民之才不如琛溢嗚呼漢廷群策於斯為盛矣

石匱書卷第六十四

明 蜀人張 岱著

宋朱劉陶桂汪列傳

宋訥滑人父壽卿故元名臣仕陝西行省侍御史沒追封魏國公訥遲重不妄言笑記聞該博元末舉進士授鹽山知縣洪武十三年徵拜國子助教橫經搜難剖擊蔀蒙嘗應制撰勑文一十六通操筆立就上奇之超授翰林學士又三年 上倣宋制置殿閣

學士以訥為文淵閣大學士自宋濂詹同而後唯訥常被召對訥常寒附火、燎其脇下衣痛乃覺 上示訥曰脇協也火燎爾脇神謂爾不能協朕故卯訥惶恐謝是時改建太學雞鳴山之陽中外學徒甚衆李顒為祭酒坐巽愞不能振師失至訟訐横起 上乃立臥碑當毀師流竄之法尋選訥代顒而使李文忠兼攝武臣子弟 上自製訥誥詞擬以磻溪非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 上意其老而懈

猶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 上乃大
悅其明年初開科目取進士四百七十餘人國子生
中選者三居二魁選若張齡黄湜練子寧許觀丁顯
奏達等皆知名士如是連二科 上又大悅稱訥善
教十八年春陰雨久晦雷電間作諭中外有司言事
民利病訥獻守邊策言屯兵屯田之法 上嘉訥之
訥偶病 上遣視之曰卿發仲尼之誠施脩道之教
是必速痊他日使畫工瞯而圖其像訥方公服危坐

而有怒色訥朝　上問訥昨者何怒對曰適一生棒
茶蹈而碎甌自念臣怠慢失教中心訟之不意　上
察　上因出圖示訥學錄金文徵與吏部尚書余熂
同鄉惮訥方嚴與學錄田子真何操學正陳潜夫等
告熂訥老耄受贓餓死生員剋落師生廩膳熂移文令
訥致仕陛辭　上驚問故怒熂專擅并文徵等誅之
圖形暴罪訥爲祭酒凡七年　上召其子望江簿麟
侍養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　上甚悼之命禮部

欽贈諸司致祭使者護喪有司治壙所過都邑皆祭
又遣行人臨祭於家皆破故事以優之初訥病革尚
卧學廂廨託僚屬請訥歸第訥厲聲叱之曰方在丁
祀兩祭齋戒中敢不敬耶祭畢舁歸遂絶既服澌
上召其仲子訓導復祖為司業以繼訥教初訥卒時
上命太常丞張顯宗署祭酒久之命為真而諭之昔
宋訥師模嚴肅朝廷以故多得士比年祭酒司業皆
弛其條規秀才蔑繩廢紀也正德中追謚訥文恪

朱善豐城人九歲通經能文元末隱居纂述孝事繼母　高帝既定天下設學校時豐城尚為富州州守孫憲中請善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復聞善於朝授郡教授洪武八年徵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署院事兼知誥制以奏對失旨改典籍尋復謫教遼東行至徐州表帝藁炎路傍而已未幾赦還鄉十七年召為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　上然之明年授文淵閣大學士　上與羣臣論治善曰政治在任人擇衆

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衆知為計慮則施澤溥令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旨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於居舍所著詩經解頤集行世正德中追謚文恪

劉崧泰和人元季與其邑人歐陽日新同舉明經進士好為詩豫章李敬萬石周湞楊士禮鄭士同並崧詩友折滕流金歌詠不廢後走浙中歷江黄觀覽名勝而詩道大昌洪武三年薦授職方郎中久之陞北

弃按察司副使坐事爲胡惟庸所譎輸作京師尋放歸惟庸誅 上手勅召爲禮部侍郎未幾署吏部尚書以年高與致仕明年與前刑部尚書李敬並徵拜敬國子祭酒而槩司業既至 上歡甚並賜鞍馬令朝夕見未十日卒得疾猶强坐訓諸生及疾革敬問所言無一語及家 上重惜之命有司備禮殯殮爲文以祭槩博學有志行文辭雅粹廉慎恐負布被鼠齧横裂居屋破葺茅補之居官僅携一蒼頭至便遣

還每夜燃燈讀書五更衣冠坐北平兵後招徠慰
安尤慎威刑之用小人憸狡輒先事為防制其為人
雖溫顏巽詞而見者凜以敬及致仕歸益自謙下學
問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歲時姻黨族
人不能自養者輒周給之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州人為元靜江教授副
提舉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授左春坊左賛善三吾
博覽書記應對詳敏與朱善宋訥學承顧問御製大

誥及御註洪範書成皆使序　高帝奉天儐神甚謹
不福禎祥惟惕咎災變命儒臣蒐輯古今天人物理
妖孽之著見者以自省曰存心錄又輯漢唐宋而後
災異應臣下者鑒於有位曰省躬錄皆三吾成之久
之坐授世子經怠惕降國子博士未幾復之以為翰
林學士懿文太子薨　上意在燕王問三吾對曰皇
孫年富世適之子々沒孫承適統禮也即立燕王置
秦晉二王何地　上頷之遂立建文帝為皇太孫二

十六年以三吾婿户部尚書趙勉坐罪誅三吾乞免官許之又未幾復之　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為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宋子詩註十月之交為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隲下民為天道相協厥居為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若故編脩張美和故博士錢宰等定正之命三吾總其役　上命諸儒朝參列

侍衛之前宴享賜坐殿中而謂之曰朕恒見洪武初奎璧間有黑氣今春始消文運興矣賜繒綺衣被甚厚復賜御製詩命和之時　上作十酒樓都城外有酒僊樓以宴百官　上時賜諸儒鈔宴焉皆獻詩謝上大悅曰耄而思歸者先遣之皆頓首願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行天下　上又命脩孟子節文若草芥寇讐不聽易位等語並加刪除以明君臣之義既成賜三吾朝鮮玳瑁貢筆諸儒亦賜宴及鈔予傳還更

命與廷臣纂天下道里馬船驛數編書曰寰宇通衢已復編類禮制頒中外而命之曰朕即位以來累屬儒臣歷考舊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以明上下而奸臣胡惟庸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文邇者藍玉床幔護膝皆飾金龍鑄金爵為飲器家奴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造金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又何怪哉爾重加

考定編類成書使官民遵守之三吾為書列目十有三自冠服房屋以至奏啓署押皆有體式既成賜名禮制集要賞賚復倍　上厭中外表箋繁諛且多觸忌諱至論死賛善王俊華者有文名命三吾與撰成文須天下遇慶賀謝恩箋如文錄進　王朴者陝西人以直諫為御史數與　上爭　上怒命斬之遽召還曰汝其改乎朴曰　陛下以臣為御史因責臣言何輒辱至此且謂臣有罪安用生之謂無罪安得辱

之　上因赦朴問朴言復命斬焉朴反接之市過史館大呼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三十年三月會試天下士命三吾與安府紀善白信稻主試既放榜中額盡南士選首者陳䢒北士閙然　上怒命翰林臣重閱北士故少文所閱文復劣會有言翰林閱臣是受三吾信稻囑　上益怒先後試官并䢒皆下獄曰是皆藍胡餘黨刑部拷訊之刑部言三吾信稻藍黨餘皆胡黨而䢒者閩人習星

野當計偕謂其友曰今歲文星見閩分榜首當在閩

然且伏法抑何故　上故禁私習天文者及是人竟

傳鄉語　上命試官鄉皆淺遲市誅獨三吾謫戍乃

用六月朔日複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為首世稱南北

榜又曰春夏榜　建文中召還命製大明一統賦頌

聖祖功德稱　上旨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陶凱臨海人目有異光能見鬼物夜渡淵有人艤舟

待之既渡四顧舟人皆無見者里中疫凱往探病者

見一鬼避入甓中凱命筆封識投棄水中疫即絶嘗
游吳興過袁廷玉曰公骨法貴而氣色未開再遲十
年爲異代臣子其顯名在荊揚間也至元中舉鄉薦
隱不仕至杭州爲御塾師　太祖初起兵聞名訪凱
問天下大勢凱對曰群雄所據地是寔地兵强未可
與敵胡元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也取之易也
太祖大奇之後定鼎金陵遣使來聘凱矢心不仕遊
學江湖不肯應詔　太祖求之益力諭來使曰凱不

應詔可取其一旗人首級來旗人恐編求得歎見
太祖補翰林編脩與脩元史又撰洪武廣韻若干卷
以進　太祖稱善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洪武三年
陞禮部尚書剖符封功臣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攄
歷代故寔討論詳定四裔之來歸附草璽書諭之悉
効順獻琛五年凱言漢唐宋皆有起居注記言記事
以備稽考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郎鈔及時政
依會要編類成書從之一日　太祖御五鳳樓工部

進吞舩之役群臣侍觀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
太祖問之對曰臣惟其遶舩走耳　太祖遂疑之又
嘗夢龍繞於凱所居門至是益疑遂出為湖廣參政
八年召為國子祭酒凱從弟中吉走省告歸凱曰汝
可俟之明春吾且有難中吉曰何不謝事南旋凱曰
数也避將焉之明年會使高麗王容誤用符驗竟坐
罪死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仕于江

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洪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首應薦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　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貽顧　上獨喜以為誠　上選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堂十七人者皆年少也　上寵之欲擢人以為師以命彥良乃脩譔孔克表　上嘗問治於彥良對曰治道在心〻不正則好惡顛好惡顛則賞

罰差賞罰差則太平未期也是以為治在正心 上
善之他日從登内城 上從容問比来好悪當否彦
良對曰惟陛下公無私則好悪自當 上曰善揭其
語便殿七年有事圜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 上
譏之彦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於郊我將我享武歌
於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 上稱善久之曰卿動援
經史屢聞献替 上賜基速死彦良力諫如律不聽
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 上頷焉因使諭三

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　上訪彥良法數行民數犯
則柰何對曰用德則佚用法則勞々以請民々勞不
請德以靖民々靖於德矣他日侍　上問卿何官曰
正字　上曰卿帝者師也十一年除晉府右傅授通
奉大夫　上親為勅美其淳而不詐執而不變彥良
至晉製正心圖獻王十三年革相府改長史授奉政
大夫以疾謝許之十五年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
上嘉納稱為通儒久之以疾賜歸

汪仲魯初名㕦以字行婺源人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集義旅守徽擧授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太祖授安慶稅令尋以腓疾辭還身雖卧病激厲其鄉里子弟爲學州縣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經辟至 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簡爲左春坊左司直日侍太子左右 上仁時時召見與宋善劉三吾並稱三老特賜朝彥御製諸詩命續和並稱旨仲魯

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因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
請決以時　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
命其毋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召賜坐　上顧
仲魯曰朕素知爾〻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
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鬢
然厖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晚得此往〻壽考爾
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皆

須來候爾則飭門絕不與通不者華柬而示之若曰仲魯蒙恩予告理宜啟門輸租應役謹守國制不敢速厥戾如是則可以老終仲魯與三吾並叩首曰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斁仲魯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深情古雅悉軌於正義出都之日送車填溢人以為榮觀

石匱書曰國初侍從諸臣不少知名之士而其才華往往為開國諸臣所掩是猶海藏鮫宮尺璧寸珠亦

無所見其長矣雖然為大廈者棟梁之外榱題椽梲缺一不可而細如灰蠡甎甓尤所亟需明即多才乎而宋朱諸臣詎能舍而不用哉

石匱書卷第六十五

明 蜀人張 岱著

李錢陳貝韓葉周薛列傳

李仕魯濮州人幼殊穎嘗閉室讀書不啓戸者三年從婺朱公遷遊得晦翁朱子之傳元末隱居不仕太祖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能傳朱子學者所在以聞仕魯乃乘傳至京 上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見之晚也對曰 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縱

掖下止溺於章句待之功成禮樂作臣將以文章起家　上曰文武豈有二道哉除黃州府同知仕魯曰臣惟朝夕備顧問耳　上曰姑試予以民事期年以卓異聞於朝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仕魯曰　陛下建極之初意所祈嚮便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標的即奈何不崇聖學而驁外道疏三十上　上堅不從入涕泣叩頭曰臣言不入何以臣為願還

陛下勿放歸田里 上怒不許仕魯以身觸武士捽摔立死事亦不果行

錢唐象山人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以明經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 曲阜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與吏部侍郎程徐皆言孔子百王師報本之禮不可裁減 上讀孟子惡視君寇讎之言欲節略其書議廢廟祀已撤主矣令曰諫者死金吾引為的射之唐叩陛極言不

可起祖朐受箭金吾射之唐笑曰臣得從孟子與先生地下足矣　上悟命太醫療唐創傷復孟祀他日召陛講虞書唐立講不跪廷臣糾唐草野不知禮唐正色曰稱古聖王屈體褒道臣尊經不敢跪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不去

上即命撤圖賜飯究以戇直謫判壽州

陳汝輝詔安人攻儒術兼通武畧嘗與趙子貞柳彝舉遊說燕越之間六七年又與劉伯復余叔紳登臨

衡湘久之歸隱於越、上既渡江秦從龍等交薦之不應郡從龍飛龍在天書再薦復不起徐相國遣使檄之亦不至天下既定遂以經明行修應詔時稱八閩元士除諭十事詞氣英爽授禮科給事中按視吳松還奏請除食物征稅毋擾元舊又言自古文武並用所以靖禍亂綏太平未聞有縉紳緇流襍居同事而可以相濟也伏願自腹心以至耳目啓沃唯舌之司皆慶以德行文華之彥　上曰以為迂汶煇曰自

劾求歸不許改大理寺丞復上疏曰臣伏覩十二月
大理寮屬所評張廉使李知府諸刑奏有內旨不敢
准理張廉祭山東杖一僧人李為知府忤一老道翰
林學士但撰文犯忌諱字皆非大奸惡刑部及本寺
寮屬因得內降但欲織獄夫廉使知府非一考六年
可至必歷課積資以得伏惟念得賢之難少加愛惜
釋本寺少卿李善長之獄復上書力爭善長死　上
思汶煇疏召入賜宴與侍臣即景賦詩名黃花宴仍

以鞍馬賜歸他日率三子入謝賜　上問閣中棄物
汶輝悞對稱俺給事劾汶輝傲無禮堅謝乞休不許
頃之山東副使張申不奉勅諭鞭笞內戚　上欲處
以大辟汶輝力爭封還內旨　上怒遣御前指揮韋
赴刑部行金水橋投水死　上聞而悼之坐指揮不
救死褻文諭祭時年九十餘矣著有南臯集

貝瓊崇德人性坦率不事邊幅博通經史百家之旨
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吳王誠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

脩元史六年以儒士除國子助教 上嘗諭諸助教
瓚及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等宜一以孔子所定
書為歸其蘇張戰國尚詐勿行其說瓚慨古樂不作
成均徒有其名廼作大韶賦見志是時宋濂為司業
上廟學議畧曰漢章帝魯祀孔子帝西面再拜開元
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西向猶有古意今還
神南面非神道尚右之義也古木主棲神天子諸侯
皆有主大夫束帛士結茅為蕝無像設之事開元禮

設先聖神於堂上兩楹間先聖東北皆席莞尚掃地而祭今摶土而肖像焉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灌鬯求神於陰焫蕭求之陽也今用重薌代古朝覲會同郊廟祭饗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示嚴禁也今以秉炬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曾思孟實傳其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當其七十二子宜止於國學設之餘各祀於其鄉庶幾勿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二賢配諸

州惟配以顏子閔重愼也今以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長馬融之黨附勢家亦濫厠其中古者立學專以明倫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今四配仍坐饗堂上而其父列食於兩廡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古士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釋菜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爲分也今擬用

魏漢津所製大晟樂所謂亂世之音也可乎哉若乃
建安雖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次而列為皋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夷益
傅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於天子之學
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
達如是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
武弁矣疏入忤 上意詔宦瓊乃作釋奠解曰庖羲
氏開天下之文神農氏興天下之利黃帝制器尚象

以通天下之變此為治者莫過於三皇也然則祀三
皇於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
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故文王世子篇
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
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之類也
又曰凡始立學者皆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若周公孔子之下云云又云古立四代之　故舜禹湯
文皆祀於學先聖在孔子之前大約是舜禹湯文是

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高宗永徽中又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宋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於三皇也古之設學原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於天下非一國所得專

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延則宜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祀以王者之禮謂不如是不能稱其德是出於天下之公而非一人之私歷萬世不可易者若三皇之祀宜定其制設官主之祀之於學則非義矣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〻勳臣子弟十一年致仕卒有清江集二十卷行世

韓宜可山陰人元行臺御史辟為掾不應國初以歲貢歷拜御史持風紀十一年左右都御史陳寧胡惟

膺中丞涂節方侍坐宴語亟可直前長跪出彈文袖中劾三臣險佞怙寵反側請斬首以謝天下 上大怒坐排陷詔獄尋出之釋三臣不問然 上心疑之矣尋擢亟可江西按察司僉事時中都役作官吏罪笞以上悉輸發上言刑以禁淫慝一民耽令不問罪如何悉服賤役小人之幸君子殆矣 上嘉納十三年寧等皆坐死 上以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為奴宜可獨不受曰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

也官吏有罪厥辟勿宥國之經也經不可廢制不可違濫不可則　上是之著為令後坐事將刑忽雷震殿廷　上驚悸詔免之雷息上封事二十餘條皆報可未幾罷歸復行取除山西布政二十一年坐事謫安南尋薦起雲南參政陞右副都御史以鋤奸顯忠為己任百僚震肅忽大星墜地櫪馬皆驚是日宜可卒

葉伯巨寧海人以經術進太學時詔諸生分教河北

子弟伯巨得平遥待諸生如子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上疏畧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家裂土分封懲宋元孤立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

晉之八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縱閒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式者譴告以相刑之象與又言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寓惻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但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

吏務從深刻以趨承 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獲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又言 主上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世俗流失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以農桑

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中田中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賓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令之社學當鎮城郭或但置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例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事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

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為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鬬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訟獄為要務以獲賊多者為稱職以事蹟少者為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

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遷選入官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選任名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賢者寧有幾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

違之故也晉奏　上太怒曰伯臣何物乃敢間吾骨肉我見之心憤乃使吾妃見之速取來吾將手射之伯臣至丞相秉　上喜乃敢奏聞繫詔獄死

周敬心山東人太學生洪武二十五年詔求曉曆數知來者爵封侯敬心上疏極諫且及時事畧曰臣聞國祚長短在德厚薄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昭宣光武之廓大繼以明章唐太宗之仁義繼以肅憲宋太祖之誠愛繼以真仁是以有道長也始皇之酷虐

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以無道短也由此觀之
皆繇人事不在曆數陛下神武過漢不及其寬大賢
文過唐宋不及其忠厚是以御宇以來政教行而民
不悅法度嚴而民不服誠謂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
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術方小道之人耶臣
又聞　陛下連年北征臣民萬口一詞以為不得傳
國璽臣不知璽何始聞楚平王時琢以卞和之玉秦
始皇秘之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帝王珍如執券不

得則若有所遺然戰國之君趙先得璽其國不守五代得璽不旋踵亡臣又聞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塘反潞王從珂携傳國寶登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塘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詰其非真言故乃止女真之亂遼主延禧遺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者漁而得之今元氏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不知有璽仁為之璽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臣見洪

武四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戮京民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被誅夫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乎茲見陛下之薄德而任刑矣水旱連年豐稔不登夫豈無故者奏　上嘉納之

薛祥無為州人元季集義兵保鄉里乙未從俞通海內附為水寨管軍鎮撫屢從戰得侍黃船與議軍政上語俞平章曰汝之功非薛祥不能成定浙東吳下

中原皆與有功漕運孟津千人〻刼祥數語散之嘗患背疽　上親視之顧延安侯曰其善護祥〻才給軍古蕭何寇恂也特命為都漕運使八年入為工部尚書李　長奏鳳陽工人魘鎮祥面折曰太師一言壞天下人恐不利子孫得活數千人九年營謹身殿部奏誤匠役以中等作上　上怒命有司皆棄市丞相大夫不得復請祥抗諫得下腐復奏曰是戍廢人莫若杖而復工從之是歲改天下行省為布政司授

祥北平治行第一胡惟庸用事坐以營建擾民降知嘉興府及惟庸誅召復工部尚書　上問奸臣讒汝何以不言曰臣無所知明年坐他事死杖下四子徙於瓊

石匱書曰　高皇詔人直言而每多慍諫其頷下逆鱗攖之者立糜而李仕魯輩言不忌諱必中其隱何其閔不畏死也耶雖然帝王防口甚於防川石壓筍斜出諸臣亦直行其意耳　太祖亦奈之何哉